

淑女文学馆

清甜小说绘系列 (001)

个小姐
Mini Miss 出品

★ 星光主打

《总有绿意惹清风》

湛蓝的天，纯白的云，衬着金橙的胡杨枝叶，少女发现，眼前的少年有着和美景相同的灿烂。

★ 1001种少女病

《伪千金变形记》

一剪刀下去，她的及腰长发变成了齐耳短发。同时被剪掉的，是年少的胆怯和烦恼。

♥ 花朵满枝丫

《麦小麦的爸爸麦老麦》

什么都可能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老麦用他一生给予我的包容，和爱。

♥ 冰蓝色裙裾

《一万个美丽的秘密》

她终于来到了那个逃避了七年的地方，说了一句“对不起”，给那个早出生了七分钟的“自己”。

女孩子的 清甜小说绘

5

雨夜蔷薇号

《意林·小小姐》编辑部◎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淑女文学馆

清甜小说绘系列 005

个主题
mini Miss 出品

女孩子的 清甜小说绘

5

雨夜蔷薇号

《意林·小小姐》编辑部◎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孩子的清甜小说绘. 5, 雨夜蔷薇号 / 《意林·小小姐》编辑部编. -- 长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98-3149-4

I. ①女… II. ①意…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8008号

女孩子的清甜小说绘⑤雨夜蔷薇号

Nühaizi de Qingtian Xiaoshuo Hui ⑤Yuye Qiangwei Hao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阿 朱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图书统筹 非 非
特约编辑 张 星
封面绘图 猫 草
书籍装帧 胡静梅
图书设计 张云丽
作家经纪 卢晓凤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149-4

定价: 20.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010-51908584)

Contents 目录



美绘梦年华

001 没有比此时更好的年纪 / 时 祎



♥1001 种少女病

022 从此学会不再悲伤 / 红 岩

030 伪千金变形记 / LiouS



♥星光主打

004 总有绿意惹清风 / 慕 罹



♥越长越大越孤单

042 最难过的是没有你 / 蘑菇味桃子

050 捡一片浩瀚星海送给你 / 段因尘



♥花朵满枝丫

056 景年知意暖 / 上弦月

064 麦小麦的爸爸麦老麦 / 韩十三



♥穿越珊瑚海

073 天空之城的约定 / 猩猩原上草



♥冰蓝色裙裾

080 一万个美丽的秘密 / 伶 九

088 擦肩而过的速度 / 韩十三



♥柔美少女心

096 所有美好的相遇都是奇迹 / 蒹葭苍苍

104 糖 / 鲨鲨比亚



♥午后红茶会

114 拍照达人必读! 十二星座最美拍照姿势 / 欧阳夏飞

116 亲爱的少女, 想知道你在“朋友圈”中是什么角色吗 / 猫猫雪



♥ 静世小美好

120 陪你淋一场浪漫雨 / 彭 彭



♥十足女神范儿

113 斑斓指甲油, 画出蓬蓬少女裙 / 彭 彭

118 清新与复古, 高贵与唯美 一枚胸针, 玩转夏日淑女范儿 / 词 词



没有比此时 更好的年纪

Meiyou Bi Cishi
Genghao de Nia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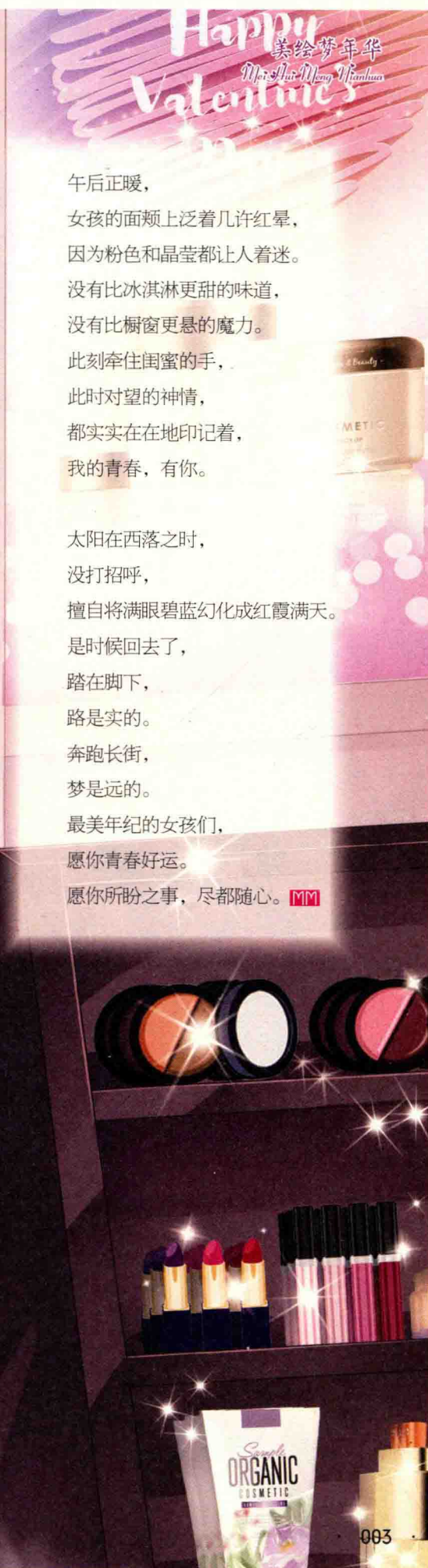
·文/时 祎
·图/白月槿

晨光倾照，
覆于面庞的暖意，
让女孩们睁开惺忪睡眠。
没有比阳光更暖的温度，
没有比晴天更美的心情。

你踮着脚尖，我裙摆如霞。
约三五好友走在街边，
笑声盘旋于脚下。
没有比笑容更美的街景，
没有比空气更甜的香气。







午后正暖，
女孩的面颊上泛着几许红晕，
因为粉色和晶莹都让人着迷。
没有比冰淇淋更甜的味道，
没有比橱窗更悬的魔力。
此刻牵住闺蜜的手，
此时对望的神情，
都实实在在地印记着，
我的青春，有你。

太阳在西落之时，
没打招呼，
擅自将满眼碧蓝幻化成红霞满天。
是时候回去了，
踏在脚下，
路是实的。
奔跑长街，
梦是远的。
最美年纪的女孩们，
愿你青春好运。
愿你所盼之事，尽都随心。MM



总有绿意

Zongyou Lüyi
Re Qingfeng

惹清风

·文/慕 耀 ·图/宅野小王子

Zongyou
01 Lüyi Re Qingfeng

纪晏晏在长途车上昏昏沉沉地睡了几觉，还没睡够，司机已将车停下，通知乘客到站了。她揉揉惺忪的睡眼，心中蓦地涌出一丝小兴奋。

她缠了妈妈许久，才得以一同来到阿拉善。妈妈是来做绿化项目考察与执行的，而她嘛，自然是来玩的。阿拉善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在蒙古语中意为五彩斑斓的地方。提到内蒙古，纪晏晏不由得想到电视里那些策马奔腾的景象以及吃那些大块牛肉干、涮羊肉，喝咸口奶茶的感觉……她的眼睛都要放出光了。



想到这里，她下车的脚步更急了。母亲因项目有突发状况，在上一站被公家车接走，让她自己先去目的地酒店办理入住，还顺便捎走了她的行李，她可以算是轻装上阵，下车时的几级台阶都是雀跃地跳下来的。落地时是张开怀抱拥抱新环境的姿势，只是眼前的景色让她傻了眼。

在车上时，车窗都被遮光板遮住，所以她此时才得见阿拉善的景色，之前抱着极大的希望，现在破灭了……

想象中的辽阔草原、奔腾马群、哈达羊奶一律没有，眼前钢筋混凝土的精巧建筑鳞次栉比，高楼大厦林立间充盈着满满的现代气息。纪晏晏高涨的兴致瞬间枯萎，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说好的内蒙古人民骑马出行、夜宿蒙古包呢？

她这边还在失落时，已有不少当地小贩围住了下车的人群。她曾听妈妈说过，阿拉善的旅游业正开始发展，各种特产销售自然也应运而生。她正失意，没了凑热闹的心情，绕过人群，自顾自往镇上走去。

有个兜售特产的少年追上来：“小美女，要不要买点野生黑枸杞？都是手工摘的。富含花青素，增强免疫力，美容养颜，好处可多了。”

这句广告说得顺畅又好听，纪晏晏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是个高高瘦瘦的少年，皮肤是常年日晒的小麦色，衬得一口牙齿又白又亮，他正看着她殷勤地笑，腮边嵌着一对醉人的梨涡。

或许生意人都有这种通病：你在人群中多看他一眼，他便以为你是要买他东西。少年已灿烂笑着，将手中两盒黑枸杞递过来。纪晏晏皱了皱眉，撇下一句“不要”，转身走了。

少年也不恼，亦步亦趋地跟着：“先问问价格嘛。”

“哦。多少钱？”

少年热络又亲切，仍露出一副灿烂笑靥：“八十元一罐，两罐算你一百五。”

“太贵了，不要。”

她说完又要走，谁料对方还有下文：“嫌贵可以先砍砍价，实在不能接受再说不要嘛。”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古人诚不欺我，纪晏晏确实有些下不去手，于是打定主意报个低价搅黄这笔生意脱身，开口砍了个对折还要多：“三十五。”

意料中的恼羞成怒并未出现，少年依旧笑着：“好嘞，给您。”

纪晏晏石化了片刻，接过一小盒黑枸杞，将身上仅有的三十五元现金付了出去，有些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套路？

少年听她说要去镇上的酒店入住，还给她指了路，然后才带着商品走向下一个目标客户。

纪晏晏回过神，想起少年一张纯真无害的脸，竟然有些担心他这么卖下去会不会亏钱。不过，很快她就不这么想了。

小镇入口是一条街市，两旁的小商户大都售卖着当地特产，黑枸杞自然也在其中，包装都同她手上并无二致，旁边立着纸牌：两盒五十。

纪晏晏咬了咬牙，望着手里的这盒，道了句：“奸商！”

前方的道路人群拥挤，似是在搞什么活动，纪晏晏使足了力气，磕磕绊绊才挤过人群，几步路说了二十多声“借过”，一双小白鞋更是被踩得灰扑扑的。她喘了口气，理净鞋面，望着眼前的岔路，一时忘了方才那少年给指的走法，决定用手机导航。可谁料摸遍身上所有口袋，都没寻到手机的踪影。

她有些慌神，明明下车时还拿出来看过时间，无奈只得回过头，沿来路细细找了一遍。

然而并无发现。

她猜想不是掉在路上被人捡去，就是方才拥挤间被人摸走了。

一时间，她对阿拉善的印象跌到谷底，不合心意的景色、初到就遇着“奸商”、遭“三只手”光顾……

丢了手机的她仿佛被斩断同世界的联系，别无他法，只得借了路人的手机打给妈妈，想问她几时回来。谁料对方竟没信号，想来是正在什么偏僻的地方工作。

于是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纪晏晏感觉自己像极了苦情大戏里的小丫头，流落街头，靠在树荫的角落里，闻着美食街飘出的香气充饥。她一直在反省，自己为什么



嫌麻烦，不在妈妈捎走她行李时把钱包拿出来，不然何致沦落到身无分文。

她这边还在垂头丧气地反省，不知谁在后面敲了敲她的脑袋。见她没回头，又敲了敲。她捂着脑袋转头瞪过去。

罪魁祸首立在树旁，比坐着的她高出一截，正逆光看过来，身影恰投在她身上。纪晏晏反应了一下，蹙眉认半天，不确定地叫了一声：“陶彦哥？”

少年见她慢一拍的脑子终于转过来，不由得笑出声：“还以为三年不见认不出我了，要想这么久。听我爸说，你跟露姨一起过来了，我还想着去车站碰碰运气，岂料半路在这儿遇见你了，大老远来一趟就躲在树荫里干坐着啊？”

纪晏晏心说：你以为我想干坐着啊？我这是没钱没手机啥也干不了。脸上却笑起来：“怎么会？虽然你现在长了一脸青春痘，但是我还是能透过表面看本质，一眼辨别你帅气的脸庞。不急，我们找个小店边吃边说。”她方才已将美食街打量了个遍，此时扯起陶彦就往一家驼肉馅饼店里钻。陶彦自然顺着她。

她坐下了嘴也不停：“骆驼那么可爱，这里人为什么要吃骆驼啊？”她一面催老板快些，一面描述起骆驼圆溜溜的大眼睛和忽闪忽闪的长睫毛。待馅饼端上来，咬了几口，差点儿好吃到咬掉舌头，她不禁感慨：“骆驼也太棒了吧！长得可爱，也很能干，还这么好吃！简直堪称完美。”

陶彦哭笑不得。最后自然是他结的账。并在听了她的“悲惨”经历后，摇头表示：“行了，糊里糊涂这么不小心。我直接带你去考察队办公点找露姨吧。”

她可怜巴巴地猛点头。

陶彦的父亲跟她的妈妈是一起进绿化项目组的同事，二十几岁便相识，十来年一直关系很好。两家住得也近，两个孩子青梅竹马，交情匪浅。只是后来有次纪妈妈从沙漠负伤回来，陶叔叔同她便似有了什么矛盾，自那之后，两家的交往就少了。

三年前陶家一家因为项目执行，全搬到了阿拉善左旗，至此，两家基本算是断了往来。谁承想，今日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重逢了。

初来乍到，便弄丢了刚买没几天的手机，纪晏晏自然被妈妈好一顿数落。

她垂着头，一副乖巧的模样听妈妈训斥，还不忘赞同地点头。白露觉得女儿的态度不甚严肃，便越发严厉起来。

纪晏晏欲哭无泪。出行前爸妈吵了架，爸爸特意嘱咐她做一个见缝插针调解矛盾的小天使，可谁料天使自身难保。纪妈妈因工作的关系，时常需要出差执行考察任务，纪爸爸是个美食专栏作家兼家庭主夫，夫妻俩聚少离多，一来二去就有了矛盾。

这次听闻妻子要在阿拉善外派至少半年，向来稳重的纪爸爸怒火难抑，当场便争执起来，说什么也不同意。奈何纪妈妈爽利又霸道，自己早拿了主意：“阿拉善的沙漠绿化工作，是带我入行的师父的遗愿，我跟老陶说好要一起完成它。三年前我因为这个家违约了，现在终于又有机会做那边的项目，我势在必行。这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她说完就进卧室睡了，此后几天甚至不再跟丈夫讲话，一周后趁丈夫出门买菜，带着孩子收拾好行李直接启程了。是以，这场正面冲突演变成冷暴力，最后以不告而别结尾。

纪晏晏想到这儿便觉得棘手，感觉自己这个促和大使怕是要有辱使命，不禁叹气。

纪妈妈立刻瞪眼：“我说得口干舌燥都没叹气，你倒叹上了！”

纪晏晏赶忙给妈妈倒了杯水：“您说得对，我都听进去了。只是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总归得有部手机才能联系上您。不如……再给我买一部？”

纪妈妈闻声翻了个白眼：“果真不是自己赚来的钱就不知辛苦。这样吧，我这正好有几张调查记录表要填，难度不大，你应该可以完成。接下来，就按劳得酬，你自己努力吧。”

表格是关于本地自然环境考察的内容，只需简单记录，她自是不觉得难，不过要让她跑遍那么多考察点，对于路痴来说确实太难了。

知女莫若母，纪妈妈早知她会用这借口，一听她抱怨不认路，立马接话：“我给你找个专业地陪，熟悉路线，妥妥的。”

至此，纪晏晏认命。第二天起个大早，抱着一摞考察记录表下楼去，与地陪会合。谁想经验老到的地陪竟是个少年，还有些眼熟。直到对方笑起来，露出一对醉人的梨涡，她终于醒悟——这不就是将烂大街的黑枸杞高价卖与我的无良少年吗？

那盒黑枸杞早被她塞进行李深处，恨不能再也别看到，连带着对眼前的人也不合意。可对方并没察觉她的抵触，仍是一张笑脸，灿烂得像是又要坑她钱。

虽心有不满，但她不得不承认梨涡少年作为一个当地向导还是合格的。

第一站，他带她去了敖伦布拉格大峡谷，流水作用兼风蚀作用形成的峡谷地貌，由西向东铺展。于纪晏晏而言，是极陌生的景色，竟有些像她在电视纪录片中领略到的中东风情。

峡谷蜿蜒曲折，两壁陡峭，风蚀龛和各类风蚀地貌形态各异，如人似画，栩栩如生。骆驼瀑飞流直下，砂岩石柱挺拔矗立，雄伟壮观，听他介绍说这里是研究丹霞地貌成因和演化的典型地区。

纪晏晏跟在他身后，忍不住伸手触摸这些凹凸的层状巨岩，早前对阿拉善景色的期待又渐渐复苏。

平整的巨岩上，仍留存着先人们的岩画。尤以曼德拉山为甚，还能清晰地看到石面上土黄色的文刻，能辨得出是多人骑马之类的盛景，只是有的马驼竟画得好似螃蟹。六千余幅古画保存至今，构成硕大无朋的岩画群，蔚为大观。

纪晏晏激动坏了，举着妈妈给她的用于记录的相机，一通狂拍。一个景点下来便多了四五百张照片，她这才想起出发前妈妈那句“相机只用作重点记录”的嘱咐，可偏偏哪张都不舍得删，下场已不难想象。纪晏晏苦着一张脸，仍给自己打气：“不挨训我所欲也，完成调查亦我所欲也。若为美景故，二者皆可抛，就让内存不足来得更猛烈些吧。”

少年回头皱眉看她，一脸的惊异：“竟然有人把《孟子》《自由与爱情》和《海燕》糅进一句话里来

说。”

纪晏晏愁眉苦脸谦虚道：“还行吧。就是有文化，有什么办法？”

多日观察下来，纪晏晏终于对阿拉善有了更完善的印象，这里不仅有城市，也有沙漠，有戈壁，有草原，有山丘，有峡谷。这里不仅没有让她失望，反而令她生出无限向往与敬畏。

行程中，最让她觉得赏心悦目的，要数额济纳的四十四亩原始胡杨林。

置身林中，她竟有一瞬恍惚。湛蓝的天，纯白的云，衬着或赤红或金橙的胡杨枝叶，斑驳交错，浓密重叠，绵延至视线尽头，撞色中有着最和谐美妙的吸引力，极富魅力。

少年笑得一如初见，洁白的牙齿，深深的梨涡，“这就是我。有着‘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的三千年生命之说的胡杨。”

纪晏晏此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姬胡杨。倒也神似，少年有着眼前景色一般无二的灿烂。

Zongyu
03 Liu Re Qing Feng

若说她对这个本地向导有什么不满之处，便是带她四处观摩调研时，每每碰到有别的游人，姬胡杨总要围上去费一番唇舌，向别人兜售各类当地特产。这让纪晏晏一直想起曾被她忽悠买了高价特产的经历。虽说差价额度不大，可行为终究不可取，他对他的印象一旦定格，再难扭转。而这个人竟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地跟她相处，实在是脸皮很厚。

不过买卖一事，向来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没强买强卖，她也不好因为这心结撕破脸。只是心里的小情绪在围观他多次兜售后，发酵得越发厉害。

这天姬胡杨身边还跟着个当地女生，看起来很依赖他，一直跟在他前后，年纪跟纪晏晏相近。他叫她托娅，在蒙古语中是“霞光”的意思。

女生胖乎乎的，憨态可人，纪晏晏也当过许多年小胖子，看着眼前天真的少女，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亲近。



一行三人从烟波浩渺的居延海离开，路上姬胡杨竟然拦着一个小姑娘推销起来。小姑娘看起来不过四五岁，父母在一旁拍照，将她放在一块高石上，防她乱跑。不知是因为恐高还是被父母冷落了不高兴，一张小脸苦兮兮地皱成一团。

这情景任谁都要心软，可姬胡杨却掏出一颗糖心玛瑙跟小女孩推销起来：“小妹妹你看这个好不好看？想不想要？”

糖心玛瑙是阿拉善特产，被视为上天的馈赠，运气好的话在戈壁滩走一圈就能捡上一捧。这种玛瑙大都玲珑剔透，外面乳白，内里裹着七彩的糖心，因此得名。

姬胡杨递出的这颗，已经过打磨和细雕，乳白色裹着海蓝，被雕成一尾小鱼的模样，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肚子，飘逸的尾鳍，冰种似的流光溢彩，十分讨喜。

那小女孩接到手，果然敛了愁眉，宝贝似的打量，眼睛里全是惊奇与喜爱。

姬胡杨仍是招牌的灿烂笑脸，一对梨涡把周围的空气都感染了，正掏出随身的小手电照在鱼身之上，光柱毫无阻碍地穿过石身，衬得玛瑙越发通透，仿若一块萤石。小女孩发出“哇”的一声赞叹。

姬胡杨有些得意，嘴上说着：“喜欢就让爸爸妈妈买给你啊。你是他们的小公主，他们肯定最爱你了。”小姑娘受了蛊惑似的点着头。

托娅也凑上去帮腔，说这是当地特色，不带回去一块，基本就算白来云云。

纪晏晏直皱眉头，脑海里浮现出“近墨者黑”四个字。姬胡杨强行给小孩子推销，实在过分，想来淳朴的托娅也是被他带坏的。想到这，她翻了个白眼，用他能听到的音量冷冷道了句：“君子爱财，起码要取之有道吧？”

本意是想说他的行为不可取，说完又后悔，他算哪门子君子？

过了这个插曲，就到了午饭时间。三个人选在了一家当地小店，端上来的糖腌锁阳、阿左旗奶豆腐、手扒肉、清炒肉苁蓉、凉拌蹄黄

都是特色，闻起来便令人食指大动。

纪晏晏吃起东西来也顾不上其他，只觉每一筷子人口都是享受，托娅热心地一一为她介绍：“蹄黄就是骆驼掌心鹅卵大小的两块纤维组织，是骆驼身上活动最多的部位，肉质异常细腻，超有弹性。”

“骆驼在我心里更神圣了！爱它！”纪晏晏开心地大力咀嚼，一脸幸福。

风卷残云之后，纪晏晏悄悄将裙子的腰带放松了两格。

恰逢有两桌别的游客也到这小店吃饭，坐了摆在室外的桌子旁，正等待上菜，姬胡杨看准时机，带着托娅径直过去，又开始他的推销事业。





纪晏晏回过头看他的背影，直不屑地撇嘴，点评他：真是掉钱眼里了。他的手机就放在桌子上，茶足饭饱的纪晏晏实在无聊，忍不住借用了一下。她偷偷登录自己的微信，给爸爸发了语音。

一来，到了好多天，因手机遗失的关系还没给爸爸做过“汇报”，爸爸肯定觉得她玩儿野了，忘记重托；二来，妈妈不给她买新手机，还压榨她的劳动力，她或许应该变通一下，换个对象乞求。

那边很快接了起来，能听到灶上轻微的油响。在听到她的声音后，那头原本疏离的声音立刻有了熟悉的感觉：“臭丫头，给你消息不回、电话不接，还以为被你妈同化了，一起冷落我呢。真是受伤极了。”

纪晏晏听来觉得好笑，不忘解释：“唉，还说呢。我超倒霉的，一到这边，手机就丢了。还遇到一个坑人的小哥，品质特别不好！卖高价、硬推销，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还把这里的当地人都带坏了，我妈竟然找这种人给我做向导，也不怕连我都被他卖掉。”

人们说话时，为了突出效果，总会难以抑制地添加主观色彩，是谓“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

纪晏晏想了想又补充道：“要不是手里拿他高价硬卖给我的一盒黑枸杞，走了神，我手机可能也不会丢。”她当时确实全部注意力都在于比较她的买入价和街边销售价的落差。

爸爸安抚了她几句，又开始询问妻子的情况，纪晏晏大概交代了自己知道的信息：“好像挺顺利的，这几天一直在城里办公，说是过两天就进沙漠了。”

纪晏晏曾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讲的是视线也有重量，所以当别人注视你时，你或许可以感知。且不论这篇文章正确与否，反正此时她确实感觉肩上颇沉。侧头去看，就看到姬胡杨一脸严肃地站在身后。

她的第一反应是：原来他不笑时是这个样子，倒也挺好看的。

看他严峻的神色和握出青筋的拳面，想来是将她语音中的内容听个正着。一方面未经允许借用别人手机，十分不好；另一方面，偷讲别人坏话时被撞个正着，更加不好。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纪晏晏急于想证明自己

没错，抢在姬胡杨前面开口：“这么看着我干吗，我说错了吗？为了赚钱昧着良心的不是你吗？”

纪晏晏句句掷地有声，而他只是冷着脸看她，不发一言。

她十分不服，冲动之下抽出两张百元钞票比到他面上：“推销时那么能说，现在怎么哑巴了？你不是爱钱吗？只要你承认自己的劣行，就拿去。”

这行为有些侮辱性，店内外的人都偷偷望过来。在姬胡杨推开她胳膊时，她以为会发生什么正面冲突，特意铆足了气势，可他只是转身带着托娅要走，轻飘飘地落下一句：“你不配看这里的景色。”再拒绝做她的向导。

他的背影直挺又坚决，不曾回一次头，托娅倒是走出十米后回头瞪了她一眼。

纪晏晏没以为他真的会扔她一个人在这陌生的景区，不禁腹诽：牛什么，难道非得靠你？我自己找不回去？

事实证明，她真的找不回去。

她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路痴，自信地拐了三个路口后就迷路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她哭丧着一张脸，抬头却看到了陶彦。

近来忙着做调查，还不曾再见过他，此时看对方也抱着一摞跟她一样的调查表，不消多说，自然也是父命难违，被迫出来出卖劳动力。纪晏晏暗喜，像见到亲人似的冲上去。陶彦看她眼睛放光，还以为她又嘴馋了，在路边给她买了份酥油奶酪。

他一路将她送回酒店，还问她明天项目组就启程进沙漠了兴不兴奋。

项目顺利推进，她自然缠着妈妈要一起进沙漠见识一下，即便妈妈说了好多危险，她也不愿退缩，乖乖保证会遵守规则，注意安全。

此时听陶彦的话，也是会一同前往的意思，她很欢喜，望着他一脸痘痘关心道：“你青春期怎么来得这么晚？我包里有超好用的祛痘胶，你等我上去拿给你。”

陶彦笑着揉她头发，“不必不必。我这是过敏。”

“哦。”她跟他挥手再见，“真是没想到，你还挺



娇气的。”

少年一脸问号地目送她，再一次哭笑不得。

Zongyou
04 Lǚ Rì Qīngfēng

有了当面闹翻一事，纪晏晏觉得自己与姬胡杨必然不再往来，各不相干。谁料第二天一早，下楼买个早饭的工夫，就碰到对她怒目而视的托娅。二人一起排在等候的队伍里，烧烧灼灼的视线落在她身上。

即便托娅昨天明确站到了她的对立面，纪晏晏也并不讨厌她。相反，有些胖少女间的惺惺相惜，虽然她现在已经瘦了，但这并不妨碍她的情感。

排队买的是肉粥和奶渣饼，老板对顾客格外放心，一律让大家将钱扔进一旁的铁盒子，自行找零。纪晏晏花了十六元，便放进一张二十元的纸币和一枚一元的硬币，拿了张五元出来，在她要揣进口袋的时候，却被人抓住了手腕。是托娅。

不说力拔山兮气盖世，反正力气对得起她的一身肉，纪晏晏立时觉得腕上被掐得生疼，有红红紫紫的颜色漫出来。

“你这人怎么这么爱占小便宜？二十减十六等于五？”托娅义正词严。

纪晏晏担心她是没看清，解释了几次她一起放进去的还有枚一元硬币。而托娅非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地放大音量，言辞间掺了当地话，她听不懂，却看得出周围人听后再看她时，眼光变得不友好起来。一时间纪晏晏成了众人议论的核心。

这可就摆明是寻衅滋事，欺负她这个外地人了。再争执下去也毫无意义，纪晏晏不得不又补给商家一块钱，低头快步离开现场。

只是众目睽睽被化白为黑，成了品行不端的人，心中难免愤懑。这笔账自然算在了姬胡杨的身上。他昨天当着那么多人难免心虚，不好意思同她争执，事后却派自己朋友来找她晦气。托娅的角色，在她看来不过是个误入歧途被人指使的傻姑娘罢了。

纪晏晏化悲愤为食量，将买来的早餐吃得一干二净。

纪妈妈此次项目的会议商讨部分告一段落，团队要驱车进沙漠实地考察、执行了，出发前特意来酒店接女儿。她进门后打量了桌上的空碗、空袋子，指尖一点：

“这就是你说的给我买来的早饭？”

纪晏晏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应景地打了个饱嗝。

此去的车程上，纪妈妈的手机弹出一个视频请求，纪晏晏瞥了一眼屏幕显示：纪司南。

是她爸。这次妈妈没有直接挂断，终于接听起来。

“老婆，我听说你要进沙漠了？再考虑考虑吧。你当年差点儿死在沙漠里，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实在不想你再次涉险。”

听是这样的内容，纪妈妈皱眉不耐烦道：“已经在路上了，不会有危险的。你要是没别的事，我就挂了。”

纪爸爸本是温柔求和的口吻，见妻子油盐不进，态度冰冷，不由得也急躁起来：“你就不能为这个家考虑一下？常年在外边跑像什么样子？难道为了爱人和孩子做一点儿让步就这么难？难道这个家就应该我一个人牺牲，顾里顾外，你就不能也多陪陪家人，偶尔接送晏晏上学？”

纪晏晏想说自己这么大了，上学已经不需要接送了。不过还是选择了保持沉默。纪爸爸原本是位颇具名声的美食评论员，常有活动邀约，可他婚后为了家庭宁静，选择淡出公众视线，只在美食杂志发表些文字。

那边爸爸还在发表言论，这边妈妈已切断了视频。纪晏晏完全插不上嘴，陷在车内的低气压中一路无语。

目的地驻点并未深入沙漠，而是驻扎在月亮湖边，湖状如新月，被无垠的沙漠众星捧月般奉在中央，湖水凝碧，苇丛含烟，各种鱼类翔游浅底，珍禽异鸟翩然湖上，有零星游人慕名而来。

纪晏晏正细细打量搭起的蒙古包，却被不远处的身影吸引了视线，那是陶叔叔吧？几年不见，外形有了些变化，害她认了好久。

还记得小时候陶叔叔买玩具和零食都是双份，其中一份便让陶彦送来给她，虽然她一直没想明白劈山斧和



流星锤这类玩具为什么也要给女孩子，但总归心里是很喜欢陶叔叔的。

纪晏晏朝那方向靠近了些，才看见陶叔叔前面还坐着两个人，方才被木架挡住并没看到。这两个人她倒是都认识，左边是陶彦，右边……竟是她的死敌姬胡杨。陶叔叔对姬胡杨颇为关怀，一一问过他各方面的情况、是否需要帮助等。

她的脚步顿了顿，人有些蒙，难不成这些人还不知道这贪财鬼的真面目？她有种戳穿他的冲动，到时看还有没有人再理他会。

在她愣神的工夫，纪妈妈端着西瓜也走到这里，挑了一块最红最大的递到姬胡杨手上。陶叔叔见托盘上仅三块瓜，直说自己还有事要忙让他们三人先吃，告别时十分疏离，完全看不出他同母亲是多年老友。

纪晏晏听母亲说过阿拉善的硒砂瓜，瓜秧从石头缝里长出来，吸收了各种矿物质，因昼夜温差大，瓜甘甜如蜜，她一直都想尝尝。父母近来闹矛盾，她难免受了冷落，此时母亲第一块瓜不仅没送给她，还给了她最讨厌的人。甚至到现在，都没人留意到她，她鼻子酸酸地叫了一声“妈”。众人这才发觉架子侧面还有个人。

姬胡杨看到她，眉头微敛，张了张口，似是要说什么。纪晏晏认定他此时如众星捧月，准是想恶人先告状，又联想到他分走母亲的关注，指着姬胡杨愤愤不平道：“这样一个一心为财，甚至不惜坑人的男生，品行如此恶劣，怎么配得到你们这么多人的关怀？”

她的情绪还没爆发，连姬胡杨指使托娅诬蔑她还没说出口，就被暴怒的母亲顶了回来：“给我闭嘴！你知道什么！自己不知道向他人学习，小肚鸡肠中伤别人倒是有一套。你爸的所谓安心在家好好教导孩子，就是把你教导成这样不知礼数的样子？”

纪晏晏僵了一瞬，深觉自己何其无辜、何其委屈，母亲如此明显地借题发挥，将对爸爸的怒火发泄在她身上，她也想学爸爸说些质问的话语，可终究没忍心伤害妈妈，只得选了个折中的办法，效仿偶像剧女主受伤时的表现——转身跑开。

她绕着湖跑了小半圈，竟没人来追，最后钻在湖边的草丛里，望着天鹅流眼泪。这一刻，她突然觉得无力

与感伤，仿佛自己什么都无法应对。

Zongyou
05 Linqi Fei Qingfeng

最后，还是纪妈妈将她找了回来。妈妈心疼地给她擦眼泪，拍净她蹭脏的衣服，还说给她留了半个瓜在房里，冰镇过的，用勺子挖着吃最过瘾。

纪晏晏阴云密布的脸终于绽开笑颜。

见她这边心情好了，回去一路纪妈妈便开始展开教育：“你看你这性子，跟你爸一样，平常看着挺温和，一旦情绪上头则张口就来，不管不顾了。”

纪晏晏认真想了想，感觉全家最容易情绪上头的该是老妈才对。但由于家庭地位悬殊，她并不敢这么明说。

几句过后，纪妈妈又说起家里近来的矛盾，不知是说给女儿听还是自己在随口絮叨：“我跟你爸感情一直很好，唯独在我工作一事上每每产生分歧。你还记得吧？那时你才五六年级，老师布置作文，让写‘我的理想’，你顺口就问妈妈有什么理想，我说我想把沙漠变成绿洲，你听了直笑，说好厉害。”

纪晏晏点头，隐约间仍有一点儿记忆。

“可是妈妈的理想，怎么没有人理解支持呢？我已经尽量在平衡工作与家庭，尽可能陪伴你们更久，可是所有人都只记得我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却没人在意我也是一个在追寻理想的逐梦人。”白露说话时嘴角挂着一抹无奈的笑意。

纪晏晏觉得此刻的妈妈与平日不同，格外迷人，忍不住上前轻轻抱住她，表明立场：起码自己是支持她的。不过三秒后，她被拎了下来，妈妈发话：“你刚在草丛里蹭得脏兮兮的，别往我身上靠，先回去洗澡。”

啊，刚才觉得她好温柔、跟平日好不一样果然只是错觉。纪晏晏服从地点头。

等纪晏晏洗好澡，又狂啃半个西瓜，已是两个小时之后。纪妈妈不知从哪里翻出她初来时买的那罐黑枸杞，泡了杯水，才喝两口，便是一顿夸奖。

纪晏晏不解：“这东西在阿拉善不是遍地都是吗？有什么好夸的？”



白露的表情写着“这你就外行了”，开口解释给她听：“黑枸杞是多棘刺灌木，分枝极多，枝条坚硬交错。果皮又薄，稍不留神就要戳坏。你设想一下，要将手伸进狭小的缝里，在密集的长满尖刺的枝条间将娇气的小果一粒粒摘下来，难道很容易？”

白露说得极为详尽。果子摘下后，因花青素易溶，是无法用水清洁的，采摘者大都选择直接晒干，这样就难免带有一点儿沙土。然后将好果混着有破损的一同装进瓶子，并在瓶中放泡沫球，一方面防震，一方面显得量多。可她看女儿买来的这盒，不仅果实饱满完整，杯中也无一点儿薄沙，甚至泡沫球都没放，实打实地装满了一罐。

在得知它价值三十五元之后，妈妈十分惊异：“这么便宜？到时候可得多买几罐，带回去给你爷爷奶奶他们。”

纪晏晏干笑两声，扯开话头。

她一时心绪起伏。以往不愉快的经历仍历历在目，竟是她误会好人了？作为爱憎分明的社会主义好少女，纪晏晏不能接受自己误会好人，也不能接受自己洗白坏人，立时决心搞清真相，趁着天还没黑，跑去找陶彦打探消息。

她到时，陶彦正在打磨今天在沙漠捡到的一颗糖心玛瑙原石。他一手举着石头在小灯前细看，一手拿着砂轮比画打磨的动作，竟十分专业，纪晏晏咳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陶彦很贴心，没提白日里她出丑的场面，只是给她介绍自己要打磨的样式。

当她开口询问他姬胡杨的情况时，他也十分爽快地知无不言。

姬胡杨的父亲姬震，是绿化项目最早的一批前辈，年轻时便投入沙漠绿化的事业中，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他也是纪妈妈与陶叔叔初入行时跟的师父。而最后，他在工作中遇到意外，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沙漠，留在他毕生挚爱的岗位上。

绿化工作的执行，本就充满危险，尽是荒原或沙漠，高海拔或地震带之类。每一位员工加入时便在基础培训中了解过可能遭遇的险情。而当意外最终降临的那

一刻，所有人心中只有心疼与敬仰。

立誓要继承姬震遗愿的两个徒弟——陶林生与白露，因三年前一方坚持践行诺言而另一方选择了家庭，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陶林生眼中，白露的行为无疑是辜负了师父，背弃了誓约，这让他无法接受。

而于姬胡杨而言，即便沙漠夺走了他的父亲，他仍旧愿意为绿化沙漠继续奉献。

阿拉善作为全球唯一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当年施行景区规划时就有姬震的心力，彼时他的妻子刚产下男婴，他却在额济纳的胡杨林中因工作鲜少回家。眼前是灿烂而热烈的胡杨，他希望儿子也能如胡杨般坚韧不朽，拥有三千年的生命，并用漫长的生命点亮阿拉善的土地。这希冀倒成了真。纪晏晏恍然想起姬胡杨曾在林下指着胡杨说那便是他，是他的化身。

自当年规划施行之后，每当考察队再来这边时，总会做一系列考察记录表，尽心掌握实情，想将那些年那些人的付出永永远远保留下来。前些天纪晏晏同陶彦做的，正是其中一二。

陶彦说完这些，又去打量手中的糖心石：“阿杨也有这样一颗玛瑙石，不过是海蓝色调的，一尾小鱼的形状，是他爸雕了送他的。姬叔叔走得突然，这样一块小石头就算是留给他的最后念想。”

在陶彦的叹息声里，纪晏晏的心咯噔一下，她听到自己哑着嗓子问：“所以……他不会把这块石头卖掉？”

他好奇地看过来：“当然不会啊，怎么这么问？”

她的脑海中闪过一片弹幕，密密麻麻都是“糟糕”二字。那可能只是他顺手拿出来逗小孩子开心的，为缓解她的情绪，并不是不择手段、强行推销？

这一晚，纪晏晏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亮时，她顶着黑眼圈，内心被愧疚煎熬。但出了蒙古包，与姬胡杨打照面时，又实在抹不开面子道歉。她开始留意“姬胡杨”这个字眼，旁边有谁提到，她都要凝神去听，便开始在不同人的口中听到了他们对姬胡杨的赞赏。

纪晏晏知道自己的道歉势在必行了。即便青春期的